

李 玲 · 著

中國現代文學的
性別意識

G
ender
consciousness

本書上編通過對女性形象
意識，下編考察「五四」時期
見解獨到。

性敘事中的男性中心意
審美表現，文筆犀利，

李 玲 · 著

中國現代文學的
性別意識

Gender
Consciousness

本書上編通過對女性形象的類型化分析，反思中國現代男性敘事中的男性中心意識，下編考察「五四」時期女作家獨特的青春女性情懷及其審美表現，文筆犀利，見解獨到。

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

作者 / 李玲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王思敏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4 月 BOD 一版

定價：35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應該保持 文化批判的思想鋒芒

——《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新版序

李玲

本書第一版於 2002 年在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是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

九年時間過去了，我對中國現代男性敘事中的性別立場的整體評價並沒有改變，仍然認為中國現代啟蒙文學雖然努力呼喚婦女解放並且確實對中國現當代的婦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因對新青年自我缺少反思而脫不了男性中心意識，因而這一次重版，上編幾乎沒有什麼改動；而下編關於「五四」女性文學的評價則略有修訂。我對「五四」女性文學創作文本內涵的理解並沒有改變，變化的是我對「五四」之前女性文學狀況的認知。近年海內外關於中國古代、近代女性文學研究的成果都證明，「五四」女性文學並非橫空出世，現代女性主體意識的全面發展固然始於「五四」，卻萌芽於明清。這樣，我就略微修正了關於「五四」女性文學歷史評價的文字，尤其是下編中每章開頭回溯古代女性創作的內容。

這九年來，中國大陸的性別文化批評有許多發展，也有許多變化。女性主義批評必須以兩性和諧為目標，被一些朋友視為是新世紀以來（尤其是 200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女性文學批評的新的轉向。這不禁讓我心生疑竇：難道之前的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存

在著倡導兩性不和諧的價值誤區？重新檢視以往的研究，我再次確認，儘管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創作格局顯得相當複雜：其主流是在維護男女兩性的主體間性的層面上張揚女性主體意識，但也存在著複製男權傳統、泯滅女性主體性的現象，偶爾也閃現倒置性承襲男性霸權、壓抑男性合理生命需求的現象，¹但當代中國女性文學批評界卻在維護兩性和諧這一價值理想上，長期呈現出難得的一致，並未曾出現過類似於西方女性主義批評中的激進女性主義流派，其批評隊伍也一直由男性研究者和女性研究者共同合作組成。正如林樹明所言，「……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還具備跨性別對話的特點，……其主流一直都是以一種『溫和』的、以尋求兩性和諧的姿態出現的，並不存在由『激進』轉向『溫和』的問題，故有人戲稱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是『與男共舞』。」²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界對兩性和諧理想的直接闡釋³、對雙性同體理論的探討⁴、對女性

¹ 當代女性文學創作建構女性主體性的豐碩成果不勝枚舉，但極少數作品卻存在價值失誤。如，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便存在屈從男權傳統的思想缺陷。該小說雖然把既日常又時尚的上海風情鋪寫得栩栩如生，卻在寫作立場上對女主人公王琦瑤以色易利、泯滅女性主體性的行為反思不夠。參看本人論文〈以女性風情閹割女性主體性——王安憶《長恨歌》敘事立場反思〉，《揚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另外，劉思謙也指出張潔的長篇小說《無字》存在「女性性別經驗女性立場的局限性」，見劉思謙：〈性別：女性文學研究關鍵字〉，《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這裏拈出這兩部具有廣泛影響的女性文學作品來批評，並不意味著全面否定這兩部作品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² 林樹明：〈中國大陸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回應〉，《南開學報》2009年第2期。

³ 參看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三聯書店1995年，第1版，第207-217頁。萬蓮子：〈掇捨兩性和諧的文化意義〉，《文學自由談》1995年第4期；胡曉紅：〈兩性和諧的哲學理論〉，《婦女研究論叢》2005年第1期等。

⁴ 參看周樂詩：〈雙性同體的神話思維及其現代意義〉，《文藝研究》1996年第6期；冷東：〈「雙性同體」的歷史演變及文化蘊含〉，《文藝爭鳴》1999年第5期等。

人文主義理想的闡發⁵、對性別詩學理論的建構⁶、對兩性主體間性關係的推崇⁷，都是其兩性和諧價值理想追求的明證。正是懷著兩性主體間共在的和諧的價值理想，中國女性文學批評才尖銳地質問了製造兩性等級壓迫的男權文化，才既努力打撈被以往文學史忽略的女性聲音，也反思女性文學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弱點；既批判男性創作中的性別等級觀念，也讚賞男性思想家所貢獻出的女性解放的精神資源。

視以往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存在反和諧性質、存在過分強調對抗意識這一判斷，其矛頭可能並非指向中國女性主義批評的價值理想，而是把女性主義批評對不合理文化現象的質問視為製造麻煩的行為。有些女性學者特意宣稱自己的性別和諧主張，而避而不談是否要保持批判鋒芒，可能更多地是出於對妖魔化女性主義批評這一社會文化大環境壓力下的精神怯懼。有意無意地把對抗男權意識的女性主義批評誤讀為對抗男性世界的女性霸權主義，從而達到妖魔化女性主義的效果，這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批評長期以來一直面臨的一種文化環境。

回答性別批評該不該對抗男權意識這個問題，首先應該追問的是，在歷史和當下的中國文化中，到底是否存在男權意識。如果存在的話，女性主義批評難道能夠放棄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只唱和諧之頌歌？當然，很少有人直接否認中國文化中存在包括性別不公平在內的等級秩序。儘管近年的研究表明，明清令人矚目的「才女」文化亦得益於男性文人的扶持才得以發揚光大，「它凸顯了即使在

⁵ 劉思謙：〈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文藝研究》1998年第1期；劉思謙：〈女性·婦女·女性主義·女性文學批評〉，《南方文壇》1998年第2期。

⁶ 林樹明：〈性別詩學：意會與構想〉，《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第1期。

⁷ 劉思謙：〈性別視角的綜合性與雙性主體性〉，李玲：〈主體間性與中國現代男性立場〉，均見《河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儒家體系範圍內，女性自我滿足和擁有富有意義的生存狀態的可能」⁸，這說明父權制與真實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差距⁹，但這只是提醒我們，中國古代社會中父權制壓迫並不是唯一的一種人倫關係模式，而並沒有改變父權／夫權文化是一種發生重大實踐作用的意識形態這一判斷。

有些朋友強調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男性在君臣關係、上下級關係中，也是無主體性的存在，女性主義批評不應該只從兩性關係這一維看男性世界，不要忙於批判，而應該更多地關懷男性在等級社會中的無主體性存在狀況。這種把關懷與批判截然對立起來並以關懷消解批判的觀點，我認為有問題。如魯迅所言，「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左傳》昭公七年）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¹⁰在家國一體的專制文化界定中，男人在社會等級秩序中臣服於地位更高的男性，是主體性缺損的奴才；但是，當他君臨於女人之上時，往往又是壓制女性主體性的主子。無論為奴為主，他都不是主體間的人。雖然男權文化並不能完全規訓所有的男女關係，而且儒家文化的孝母傳統、明清的才女文化傳統都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男女之間主奴二元對立的單一關係模式、為女性提供了一定的安身立命之所，但男權文化是中國傳統社

⁸ [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頁。

⁹ 美國史學家瓊·凱利的觀點，轉引自高彥頤著：《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4頁。

¹⁰ 魯迅：〈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版。

會中占主流的思想意識之一，且仍然滲透於當下的社會思想中，卻是無疑的。因而，如果只提和諧，不提批判，放棄追問男權批判與男性關懷之間的關係，在和諧的名義下對歷史和現實中實際存在的性別不平等視而不見，那麼性別批評可能失去它質問不平等秩序的鋒芒，也就失去它守望兩性和諧平等境界、建構主體間性關係的理想色彩，而可能淪為性別霸權的同謀。兩性關係要成為主體間的關係，必須通過批判性別主體霸權、質問性別奴性意識來辨析、建構。

當下的性別批評提出男性關懷的命題，這是對性別批評的一種深化。¹¹但是關懷男性並不意味著消除批評意識。關懷男性合理生命需求的同時，性別批評仍然要直面男性創作中仍然相當廣泛存在著留戀男性霸權意識這一現象。¹²男權批判與男性關懷，是不可相互替代也並不矛盾、不應該相互消解的兩維。性別批評對男權的批判，固然最終要達到對社會制度、歷史文化的穿透，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具體男性人物人性之惡的揭露上，但是文化中的男權意識往往滲透在具體人物的個人話語中，文學中的性別批評如果放棄對具體男性人物人性之惡的批判，就可能使其對男權文化的批判落於空洞。認為女性主義批評應該把矛頭指向不合理的男權文化而不應該指向具體的男性人物這一似是而非的觀點，顯然存在著割裂文化體制與人性建構之間的關係這一缺憾，存在著無視文學即人學的認知盲點。自覺對抗男權文化，絕對不是對抗男性世界，而是在對男性霸權的批判中，既救贖女性也救贖男性，使男人、女人能歸於主體間的共在，同時也要警惕不要倒置性地去承襲男性霸權文化。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並不單一地局限於批評男權文化這一範圍。梳理女性文學自身的傳統、並發掘在女性文學傳統建構過程中

¹¹ 方剛、傅書華、陳駿濤等都對該問題做了中肯的闡述。

¹² 參看盛英：〈女性批判：當代中國男作家的男權話語〉，《文學評論叢刊》第5卷第2期。

男性世界所起的積極作用，反思女性文學以及女性文學批評本身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種種不足，理解男性文學中的合理聲音，都是性別批評的應有之意，也就是說批判並不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唯一姿態，但是，批判卻也是女性主義批評不可或缺的態度之一。不放棄對種種不合理性別等級秩序的反思、批判，與敏銳發掘中國文化中女性主體意識曲折生長的事實，都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應該堅持不棄的使命。守望兩性和諧的價值理想、尊重個體生命的差異性，與保有對性別等級文化進行敏銳批判的鋒芒，是中國女性文學批評不可偏廢且互為基礎的兩維。

有的朋友倡導微笑的女性主義。真誠的微笑是好的；有些女性作家側重以自信、寬容的微笑如佛一般超然於紛繁的文化現實之上，既是建構女性主體性的有益方式之一，也是個人合理的文化選擇，但同時，也必須明白，微笑只能是女性創作的一種姿態，而不應該是女性文學創作的唯一姿態。而且，文學批評又不同於文學創作，不可能僅僅以女性自我修身養性為目的，也就必然不可能以任何一種單一的表情面對多彩多姿的文學創作。敏銳地感應複雜的文化現實，在反思中實踐文化批評的先鋒性、超越性，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應當承擔的使命。喜則大笑，怒則大叫，會心之時微笑，悲痛之際長歌當哭，是女性文學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應有的多姿風采。故而，有朋友補充說，男性批判也是男性關懷之一種、也是女性主義的微笑姿態之一。我以為，這個補充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歲末之際我對中國女性文學批評狀況的一點隨感，聊以為序。

李玲

2011年1月辛卯年春節前夕

序

范伯群

李玲通過她的師兄劉祥安教授轉告，是否能為她即將出版的新書寫篇序言，我很爽快地答應了。我指導過的博士生在出版他們的博士學位論文時，大多要我為他們的書稿寫篇序。從論文選題、開題報告、資料搜集到論點醞釀，我都是參與者，寫起來還算是駕輕就熟；再說給甲生寫了，不給乙生寫，道理上也說不過去。「爽快」是必然的。

可是拿到書稿一看，我後悔於我的爽快。她的專著題目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大概是屬於女性主義範疇的論著。我對此毫無研究。大概在我的潛意識中存在著一條「楚河」、「漢界」，一直以為女性主義是女性們自己去研究的東西。這也不是她的博士學位論文，大約是她在博士後流動站的研究成果。但既然是答應過的，倒是應該「一諾千金」的。且容我先來學習學習再說吧。

將書稿認真一讀，我簡直有點惶恐了。書中的一個個論點，好像是「衝」著每個男性而來的，當然也包括我在內。李玲認為，性別意識領域是「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最為匱乏的思想領域」。關於這一點，我是承認的：中國長期處在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的束縛下，即使是很開明的男性，也會在思想深處，窩藏著許多思想垃圾。每個人對性別意識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我的這些看法像藏在一個「黑箱」中，從來也沒有打開來看過。經李玲這麼一提，倒也非打開看一看不可了。但李玲書中的「矛頭」所指倒也不是專門對準

我這樣的人，她對過去許多啟蒙思想家和有成就的作家也還有若干意見：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中，始終存在強大的男性中心意識；尊重女性主體性觀念始終沒有壓倒男權文化觀念。究其深層原因，乃是由於中國現代多數男性作家在思考婦女問題的時候，更多的是站在代女性控訴的立場上向與己無關的舊勢力開火，而普遍缺少自審精神，未曾拷問過「我是不是也吃過幾片女人的肉」，未曾追問過現代男性自我是否可能也在精神深處繼承了男權集體無意識的因子。

不妨可以去查一查，在「五四」時期，許多「婦女雜誌」的主編都是男性作家，當婦女的解放自我的意識還有待啟蒙時，那些男性作家就率先起來代婦女向封建勢力開火了。可是他們「好心」得不到「好報」，在李玲看來，即使是這種打衝鋒的尖刀班的人物，也無一例外地要自審和「拷問」自己。李玲平日的為人倒也溫柔敦厚，但想不到在學術討論中她的問題提出得那麼尖銳。真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了。但她的問題是提得有道理的。因為在男性的「集體無意識」中是可能存在「盲區」的。至少我不敢如此自信，敢理直氣壯地說，我沒有男性中心意識。我寫過一篇論魯迅的〈明天〉的文章，題目就叫〈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屠場中的羔羊〉，就是指小說中的男女在分單四嫂子的肉吃。還寫過一篇論〈祝福〉的文章，題目是〈逃、撞、捐、問——對悲劇命運徒勞的掙扎〉，這裏當然也是說的魯鎮這個半封建社會中有一個「無主名的殺人團」。因為寫過這類文章，所以我對李玲提出的尖銳問題是有「先天性的承受力」的，也同意中國的男性應該將自己的「盲區」——「黑箱」打開來看一看，查一查。

關於李玲提出的「尊重女性生命本體價值」，「理解女性自身生命邏輯」的論點，我過去是思考得很不夠的，但那種男性優越論又是無處不在的。在人生道路上，每當論人處事時，這種優越論總會或明或暗地流露出來，左右我個人的決斷。例如我有一個不成文的「內部規定」：一般不招或少招女研究生。我並不向外宣揚，但內裏卻如此掌握。道理也很簡單，女生將來總有個結婚後生兒育女的性別負擔。我辛苦教的，她辛苦學的，難免不因為這種必須由女性承擔的事務而發生浪費現象；不像男生，他們負擔較輕，學術攀登可能較快。但我也不是絕對不收女生，不過總要有些特殊的理由才行。例如某女生是從新疆考來的，成績合格，也有名額，就招吧，為邊疆培養個人才吧。可見我的支援西部大開發的思想倒是老早就確立的。李玲是兄弟院校送來的代培生，她過去的導師介紹說，她的碩士學位論文是研究冰心的，作為冰心的同鄉，她還就地搜集了不少資料。而我呢，也算是中國第一部《冰心評傳》的作者（與曾華鵬教授合作）。好吧，就招吧。後來李玲用她的許多材料凝成論點，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有關冰心研究的文章。她的博士學位論文，也是研究女性作家的，後來也在《文學評論》發表了。但當時她不是用女性主義的觀點，因此，我也沒有聽到過她如此尖銳地提出問題。

一別五年，聽說她結婚了，這是值得慶賀的；後來又聽說她離鄉背井到南京大學作博士後，我總覺得李玲為人太追求完美。她在讀博士時，文章不寫好，假期中她是不回去的，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宿舍裏苦思冥想，直到完稿，才回家鄉。據說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後時，也是文章沒有寫好，暑期就不回去，還把母親和丈夫都叫到南京去。她的師兄弟們笑著把這件事告訴我，說她的家庭是很支持她的事業的。我知道李玲是一向用功的，得到家庭的支持非常有必要。現在讀她的書稿，才知道另外還有一層意思，她認為不論男女

起碼都應該遵循「兩性平等的啟蒙原則」，應該「不懈地解構男性中心意識」，應該「積極建構符合生命合理性的女性主義人文價值觀念」。她和她的家庭都是身體力行於她所研究的理論的。

以上關於我的招生中的「內部規定」李玲大概也不知道的，我在這裏也無意作「自我坦白」，不過隨手拈來作為一例而已。反正我已退休，也不再招生了，但這也不等於思路已經轟毀。用她的書中的論點來衡量，這是一種「拿男性的尺度作為普遍的人的尺度衡量女性生命」。而她的這部專著主旨就是「倡導男女兩性主體性的平等，在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別和個體的差異性這種觀念」。

讀李玲這部書稿，覺得每個男性必須自審。可是女性就可以置身事外嗎？李玲也沒有放過女性，女性也必須自審：在男性的中心霸權主義下有沒有精神奴役創傷，有沒有不自覺地表現出自己的女奴根性。

（男性）以強勢文化面對弱勢文化的優勢，從四面八方對女性的生存真相、生命需求形成擠壓，使得處於這一男性鏡城重圍中的女性對真實的自我自慚形穢，不得不自覺按照鏡中假相來重新言說自己、重新塑造自己，實際上也就是不得不自覺以臣服於男權的女奴意識進行性別自虐。

也就是說，無論是男性和女性都有一個清理自己在千年封建鐵律下有沒有「集體無意識」的盲區、現在有沒有自我覺醒、並進而去塑造新型的現代的「性別意識」的問題。

李玲的專著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女性形象中去，並且追蹤到作家的潛意識領域中去尋根究柢研討他們是否存在「男權中心立場」的創作動機，有沒有將「封建舊酒裝入現代新瓶」。她的問題提得如此直率，我認為是有衝擊的力度的。她將現代男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分成四種類

型：天使型、惡女型、自主型、落後型。一一對作家的創作動機與效果加以提審過堂。她不是以分析那些二、三流的作家的作品為滿足，而是向魯迅、老舍、巴金、曹禺、茅盾等經典作家的作品中去找尋可能是薄弱環節的有懈可擊的縫隙。而這些作家筆下的人物曾經是深入人心的，讀者認為是可以進入文學史的「人物蠟像館」的；而他們的構思場景是如此地感動過讀者，讀者認為如此構思確是「最佳方案」。面對李玲提出的「挑戰」，他們和我一樣會同聲反問，那你說該怎麼寫才好？這樣的反詰可能會引起一場熱烈的討論，這總要比死水一潭、人云亦云好得多。讓這個「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最為匱乏的思想領域」和盤展示給大家看一看，如果連經典作家亦在所難免，那麼，匱乏的程度就相當驚人了。「性別意識」的整體風貌將如何得以改觀呢？在這方面李玲只是提出了問題，她不可能將許多重大問題畢其功於一役。那麼下面的討論對任何一方都可能是身不由己的，因為最終是有一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客觀存在，是獨立於你我的腦子之外的，可以讓廣大讀者去品評而得出合理的結論來。

我與李玲已有五年沒有作學術上的相互探討了。今天，她突然將她的新的觀點通過她的新著向我展示。我認為李玲所提的問題是有深度的。我的腦子裏的關於性別意識的「黑箱」的確從來沒有打開過，經她這麼一提，我就要去考慮，自己有沒有陷入「集體無意識」之中，甚至參加了「無主名的殺人團」，吃了女性的幾片肉。我沒有資格說「救救女人！」我只有資格說「救救自己！」應該進行一次清算，這樣才能終止我的惶恐。過去，我給學生們分析這些經典作家筆下的人物與場景，也能說得「頭頭是道」，可是經她這麼一提，我好像有點「懸在半空中的失重」般的飄浮，感到不太踏實了：請稍待，我得好好想一想。是的，我需要有一個「再思考」的過程；雖然我已經退休，不必去面對學生了；可是我得「面對自

己」。現在的青少年喜愛玩「電子遊戲機」，可我這個退休老漢，天天玩的是我的「腦子遊戲機」，每天所盤旋的就是一些文學問題，包括這些作品的形象與場景。我在生活中沒有其他愛好，不去玩這個「腦子遊戲機」，生活不要枯燥乏味死了嗎？因此，我也得承認，李玲所提的問題對我也是有啟發性的，無論是人生，還是文學的。我開動腦子遊戲機時又有了新的內容。她在我的平靜的生活生態中投下了一顆深水炸彈，在心靈的海洋深處，掀起了層層波瀾。我將這種感受說出來與讀者交流，也期待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會在現代文學中最匱乏的領域中出現一片新綠，然後是迎來一片豐收的金黃。

2002年6月30日於廣東韶關

序

丁帆

李玲是一個勤勉的學人。她在南大做博士後的日子裏，可是天天泡在圖書館和資料室裏，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做學問中去了。為此，她的生活儘量簡單化，犧牲了許多樂趣。她那種一絲不苟做學問的精神，是常人，尤其是年輕人所難以做到的。但她是不斷的閱讀與寫作中找了自己的生命樂趣，找到了心安之所。出站的時候，她不僅按照研究計畫完成了課題，而且還有許多相關的學術成果問世。

李玲原先是做現代文學中散文那一塊的，秉承福建師大的學風，受著閩地文氣的浸濡，她以精細的文本分析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品格。到了南京大學以後，她試圖開拓視野，豐富自身的學術積累和延展自己的學術領域。於是，根據她的研究興趣和專業所長，我們商量了此書的論域範疇——《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女權主義批評的論著也不少，但是一般都只限於女作家創作的研究，並未延伸到系統地對中國現代男作家創作進行梳理、批評上。但是女權主義批評如果不能對男作家創作做出回應，其文化干預力度必然是有限的。就總體而言，中國的女權主義批評，還普遍存在簡單地橫移西方女權主義批評理論的弊病；女權主義批評者們往往還缺乏那種在浩繁的男性經典作品中尋覓可以作為自己理論靶子的文本意識。這樣，就很容易使理論懸於浮泛空洞。說實在話，有些女權主義批評家本身對文本的體驗

就缺乏一種本能的「女權意識」，而恰恰呈現的是向男權文化視閥趨同的「女奴意識」。其理論闡釋的視點完全是站在男性視閥文化對於女性和母愛的謳歌之中。殊不知，這種謳歌本身就包孕了男性文化視閥對第二性自上而下的「同情和憐憫」。這種悲劇意識非但沒有被有些女權主義批評家們所覺察，反而成為他們文章的認同視角。這不能不說是女權主義批評的悲劇。根據中國文化的特點，建構起符合中國文學特徵的有獨立「女權」意識的本土化的女權主義批評新體系，以此來打開單一閉鎖的文化視閥，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真正呈現出多元的文化視閥，已是當務之急。

本書在中國現代男作家創作和女作家創作兩個方面展開對中國現代文學性別意識的探討，表現出以女權主義立場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進行深入反思的自覺意識，呈現出以女性文化視閥打破男性單一文化視閥的自覺追求。本書把性別意識的反思確認為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當代性追求和現代性追求的回應，說明其女權主義立場不僅僅是女性文化的自說自話，而具有一種比較寬闊的文化視野和比較明確的文化使命感。作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普遍存在男性中心意識這一現狀，對研究界對男作家同情女性苦難遭際、男作家讚美女性中所蘊含的男性中心意識普遍缺少警覺這一現狀，有明確的認識，因而認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進行探究和反思，將有利於當代文化的精神建構。同時，也為了回應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追求的重大命題，本書認為反思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男性中心意識符合恩格斯所說的「歷史觀點」這一文學批評標準。因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特質，儘管內涵豐富，也沒有統一定論，但中國現代文化理念首先就是建立在激烈批判前現代文化主奴對峙封建等級意識的基礎上的，其核心內涵應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平等的民主意識，應是尊重生命主體意識的自由觀念、個性解放觀念。男性中心意識，作為一種性別等級觀念，把男女關係界定為主奴關係、主從